

“七一”专栏

我的岳母成长在一个红色革命家庭,她的父亲、叔叔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革命。她的大哥是国家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,被誉为“空中千里眼”王牌飞行员。

受家庭的影响,岳母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。上世纪60年代,全国展开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,马坡也不例外。公社号召全体社员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,岳母踊跃报了名。

那时候没有机械化的工具,只有肩挑手刨。岳母担任“女子突击队”队长,带领着公社里的十几名姑娘,全凭一双手,一根扁担,一副抬筐,把河里的泥土用肩膀运上岸。

她们在工地你追我赶,真有种巾帼不让须眉的劲头,汗水湿透了她们的棉衣,风雪一扑,冻得浑身发抖,牙齿“咯咯”打颤。渴了,喝一点带冰碴的水;饿了,啃几口凉煎饼;委屈了,默默擦干眼泪继续干……她们用愚公移山的精神,最终圆满地完成任务,“女子突击队”全体人员,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彰。

由于岳母工作突出,这一年岳母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共党员。那时她家的堂屋墙上贴满了奖状,都是岳母获得的县级劳模、先进个人、劳动标兵等荣誉。

岳母的三哥是两城北薄中学的教师,

时刻

期盼与等待那庄严

张玉昆

1963年初春,我胸佩一枚“中国共青团”的徽章,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我惊奇地发现,军官们几乎全是共产党员,我们班的王班长也是党员。

那时,部队佩戴“超期服役”长方形光荣证章的老兵比比皆是,我总的印象是:服兵役为3年,入党一般要有3年以上军龄。我买来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《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》,同《毛泽东选集》一起,反反复复认真阅读,暗暗下定决心,一定积极完成各项任务,接受考验,争取超期服役,争取复员返乡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

我的每一点进步都受到了党组织的关注,当我还在埋头苦干、寻找差距时,那位曾经是大尉军衔的党小组长丁瑞玺同志找我谈心,了解我对党的认识,考察我掌握的党的基础知识。他对我进行了一些表扬,还启发我应当积极向党组织靠拢,应当表明自己对党组织的态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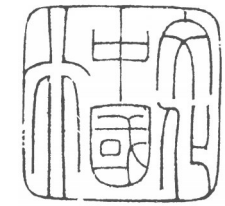
我说,我在1年多前曾写过入党申请书,交给严雅飞副科长了。谈话到此中断,我有些莫名其妙。我原是师后勤部生产科的保管员兼拖拉机手,严雅飞同志是生产科副科长、少校军衔、党支部委员,半年前已转业。我调到部长办公室当文书后,因系同一个机关党支部,就没有再写申请书。

不一会儿,党小组长又来到我身边,告诉我那份申请书在干部转业移交时找不到了,并示意可重写一份。那时的后勤部机关,仅有两三名非党员,我是其中的一名。

我在递交了第二份入党申请书不久,便填写了入党志愿书。也许是巧合,也许是部队办事效率高,我于1966年6月25日经支部大会通过,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。党委委员尹士俊同志当天找我谈了话,当天召开的党委会随即批准了我入党申请。这一天,和我的生日6月26日仅差一天。

部队有时高度分散执行任务,常因为开不成支部大会,我的转正申请一直未能讨论。在这期间,我严格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。我在临时党支部当了两年多的预备党员后,终于在1968年的年底召集的党员大会上转正了。

我入党时是一名战士,转正时已是一名连职军官。1966年6月25日,我将终生记住这一天,记住在旅顺口那个会议室的庄严气氛中,同志们的嘱咐和自己庄严的承诺。



指尖上的济宁

笼屉里藏着做人的学问

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



不逛竹竿巷,白来济宁城。现如今的济宁市任城区越河街道竹竿巷社区,过去是一条街巷,因经营竹制品的多,得名竹竿巷。

竹竿巷里做买卖的,不少都是手艺人,有的在今天已是非遗传承人。这其中还有细分,卖笼屉的、竹席的、竹筐的。各行有各自的“道”,彼此间并不会越界。这些手艺并不是不互通的,做一个就会做另一个,触类旁通,但大家往往专精某一品类,彼此间互不干扰,这是流传上百年的商业文化。

尽管随着现代经济社会发展,对于卖东西的品类没有明确限制,大家仍有心照不宣和约定俗成的潜规则。

在过去可不同,如果卖笼屉的做了竹席去卖,就会有“盘道”的人。“盘道”其实是曲艺术语,往往指旧时曲艺圈子内遇有来历不明的人行艺,上前用专用词语和江湖套话盘诘、考证对方门户的举动。如果师出无名或是圈子外的人,轻则处罚,重则赶出领地。

做生意同样如此,抢了别人的买卖,就会被大家讨厌。这对于和气生财的生意人来说,



家事

不变的情怀

种衍洋

1967年的春天,他看中刚从师范学院毕业分配来的一位年青人,为人正直,勤奋有才能,就把他妹妹介绍给他。

这位年青人是烈士子女,他的父亲是运河支队机枪班长,1944年在寨子作战时与日军搏斗英勇牺牲。两个年青人都出身革命家庭,情投意合的他们同年11月走在了一起。婚后按国家政策,岳母跟随岳父户口转为非农业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文笔出色的岳父,被调到傅村公社做秘书。后来4个孩子相继出生,一家7口人,如何安排好生活,需要精打细算。乐观的岳母,把紧巴巴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家里偶尔改善伙食,她也不忘给左右邻舍的老人和孩子们送去一些。

1986年夏,岳父又被调到济宁监狱工作,一家人搬了新的住处,岳母也随调岳父单位的劳服公司。岳母的婆婆体弱多病,全

靠岳母精心护理,直到婆婆与世长辞。

1999年,岳父退休,却不幸查出癌症晚期。在与病魔抗争中,岳母无微不至地照料,2005年岳父去世。

再后来,4个子女都相继成家有了孩子。虽然生活条件好了,岳母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。家具都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式样,衣服穿旧了也舍不得扔,平时的剩饭剩菜也不舍得倒掉。她常说“俺是从困难年代过来的人,那时候的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,不管新旧只要能保暖就可。还有我知道粮食的金贵,浪费粮食就是作孽。”

岳母对自己是出了名的“小气”,但在助人为乐上从不小气。看到大街上环卫大妈冬天还穿着单鞋,她买棉鞋袜子送给她们;看她们吃饭不及时,就给她们送去热乎的饭菜。现在,她和那些环卫大妈成了很要好的

故事汇

两杆红缨枪

蔡随芳



上世纪70年代末期,我还没有上学。有一天,父亲下班,他没有像往常那样,帮助母亲烧火择菜,而是从床底下摸出两根木棒。

父亲小时候家境贫寒,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。亲朋好友不要的二手物品,他喜欢拾掇回家,以期派上用场。我家的床底下,屋角旮旯,摆满父亲囤积的宝贝。

父亲集齐工具,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,就着木头,开始忙活。父亲低着头,专心致志,切割木料时的细腻声音,在院子上空回响。锤子和凿子的敲击声,犹如音乐的节奏。木屑飘散,带着一股纯净的木香。刀砍、斧劈、镰头刮,砂纸打磨抛光,木制品的表面光洁如镜,木纹更加明亮鲜活。

直到现在,我仍旧记得父亲做的红缨枪。淡黄色,顶端三角形木枪头,紧紧绑上红色流苏,红缨宽松地环绕着枪头。父亲将做好的红缨枪递给

姐妹。

2021年,83岁的岳母依然硬朗健康,虽然略有驼背,满头白发在阳光下格外耀眼,慈眉善目。爱干净的她,穿着总是很得体。每天生活作息有规律,早起晨练,中午去广场找环卫大妈聊天,晚上看新闻联播,21点准时休息。

今年“七一”前夕,上级党组织派人给岳母送来了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,岳母视为珍宝,用红布包裹着,珍藏于床头柜上的铁盒子里。

这是一个饼干盒子,那是她当空军的大哥,在上世纪60年代从广州寄来的,饼干吃完了,盒子没舍得扔。从参加工作到光荣退休,岳母搬过几次家,零碎的旧东西扔了一些,只有这盒子,岳母拿着像个宝贝。

前几天,岳母让我替她办理电视续费,需要她的身份证,让我打开那盒子。我眼前一亮,里面没有现金和存折,除了身份证、退休证、劳模证、烈士证、优秀党员证书,还有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。在盒子的最底下,还发现有几张捐款单,1998年南方水灾捐款单、汶川地震捐款单、玉树地震捐款单……

我一下子明白了,这是一名老党员的情怀。老去的是岁月,不变的是信仰。

6月22日凌晨6点,惊悉恩公王铁成先生21日22点22分仙逝,顿时悲情塞胸,不容自己。

我与王先生的交情远溯到2000年的5月7日。济宁联友王建要出版一本诗集,书名《思云吟笺》,由欧阳中石大师题写。因欧阳先生将题字捎给王铁成先生顺义马坡家中,我便到王府去取,由此结识了王铁成先生。

王先生虽是名人,但一点架子都没有,见我到家,立即安排我与他共进午餐。他是中国楹联学会秘书长,我们从古今中外、天文地理,谈到人情世故、社会百科。他见我偶尔能搭上话,便从心里喜欢上我这个比他一轮的小友。

至此,我常去拜访。有次还带去一副嵌名对联,他十分满意。我每年至少四五次去讨教。后来,我们创办了北京华夏诗联书画院,聘请他为艺术顾问,拜访的次数更多了,每年的两个大节都去看望。有几次,我都是带领全家给他拜年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2007年2月,我在去福建的路上出了车祸,在福州住院近7个月。王铁成先生得知后,万分焦急。待我出院后,他亲自写信劝我,今后工作不要太心盛,以照顾好自己为主。对此,我万分感激。

信是这样写的:

庆新先生:

看了杂志才得知您出这大祸。本来那么健康的身体,现在竟坐轮椅了,我心里总是别扭的想了半天,不知如何来帮助您。我的经历阅历使我信念,不然,如何解释?!

我想,好在我们有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,有诗作伴,会去掉一些苦惱的。

另,工作不要太累,地球没谁都转,自己多些闲情,多享受大自然,多畅游心界,整理自己的作品,修改作品,把诗词楹联之美广散人间,这才是车祸后的正确选择,行政工作稍作点拨即可。

好友王铁成
己丑夏小暑后三日

2014年2月,有次我去看他。心细的王先生发现我喘气太粗,忙问我心脏是否有问题。我如实相告,心动过缓,每分钟只跳40次左右。这下,王先生急了,劈头就训:“你不想活了!还这么一年到头拼死拼活地工作,快去协和医院安装心脏起搏器。”

我说协和医院不好挂号。王老自信地说:“别管了,听我的。”谁知两天之后,这位年在78岁的老者,便亲去协和医院为我挂了号,并交待我,去找曾勇主任就行了。

令人欣慰的是,我第二天去协和医院找到曾主任,马上安排住院,两天后便安装了心脏起搏器。至今,我心率恢复正常,时常感激王老的恩德。事后便写了一首七律诗,以谢王老的盛情。

为感谢家父老年的关怀,2012年我在济宁举办了书法回报展,其中的礼品书《文昭世路》便由王先生题写了书名。2017年,我决意将价值上千万元的收藏品献给家乡人民。为此,家乡政府花费1000万元为我建了艺术馆。王铁成先生得知之后,异常欣慰,为我题了“王庆新艺术馆”馆名。此馆已成为山东省档案系统第一个个人艺术馆。

艺术馆开馆之后,了却我此生一件大事。我便酝酿了积虑多年的一个创作选题,启动了35集电视连续剧《苏东坡兄妹传奇》的创作。因王老是影视大家,我便先找王老投石问路,得到王老的大力支持。

王老在立意选材方面给予了指导意见,并让我求教唐国强。唐先生以切身的演艺体会,给予了剧本切记注重社会性、群众性的定位。剧本经一年半的时间完成创作,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受理。王铁成先生欣喜万分,以浓情厚意为之写下热情洋溢的序言。唐国强同时题写了书名。

两年前,我去看望王先生时,这位86岁的老人家告诉我,他已经入党了,而且异常兴奋,我写了两首七绝以示祝贺。

去年中秋节,得知王先生重病住院。他手术出院后,我便与儿子泰安去看望,为他带了一条特大型黄鱼。此时,王老已双目失明。听说黄鱼有1米多长,王老便让家人扶他去摸了一摸。

此后,王老已3处患癌住院,再也没有出来。这次尽管他双目失明,但精力旺盛,仍是那么健谈。我们足谈了一个半小时,那一次的会面却成为诀别。

为悼念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,书画院敬献了挽联:“哀乐含悲,恒念高风士;挽联带泪,难留大德人。”我敬献的挽联是:“高格调演高格戏,正气人吟正气歌。”

身边的感动

我与王铁成恩公的铁谊真缘

王庆新

能卖到3元或4元钱,定价随机,见人下菜碟。有的人不买对的只买贵的,那就卖5元,啥样的入都有。笼、扁担、锅碗瓢盆应有尽有,主打一个薄利多销。

做竹箩要先做箩圈,有柳木的有杨木的。将杨木截成薄板,用水浸泡后再用火烤,弯曲的圆筒用钉子固定好,就成了箩圈。箩圈做好后,再上箩底。将箩圈用钉子固定住,一头蒙上一层尼龙网,用剪刀剪出型,再用木条将尼龙网嵌于箩圈内。

买方需求多,很多人也会选择别的材质。张步财把自己做的和进货来的都摆在一起,愿意买啥样的就看啥样的,讲清优劣,让买家按需购买。

现在社会节奏快,年轻人不爱学手艺了,张步财也请不起,索性就自己独守一间店铺。按张步财的说法,找个学徒工,还得给人家开3000元钱的工资,得不偿失,而且做竹笼屉和竹箩筐并不容易,竹刺比小刀还快,稍有不慎就被划出血。

张步财的手上结了厚厚的茧子,是他几十年从业的证明。过了“五一”假期,每月营业额骤降,连交租都成了问题。但张步财依旧乐呵,村里每月发给160元钱的退休金,他自己再赚个千儿八百的,对于虚岁70的人来说也够用了。

下午在自己的铺子门口吃个小菜,喝个小酒,微醺地坐在自己编的马扎上,悠哉游哉地哼个小曲,对张步财来说是一天中最快乐的事情。

